

茅奖作品的冷静与激动

◎ 韩浩月

新书速递

《筷子文化概论》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近日揭晓,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五部小说成为最终获奖作品。奖项公布的那一天,获奖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茅奖具有风向标式的意义,通过对获奖名单的解读,或能读出当代文学的创作走向。

《人世间》得到本届茅奖最高票数,是茅奖关注现实、关注基层的延续,《人世间》的厚重与历史感,让人想到往年如《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三卷本的《人世间》,梁晓声最早是写在方格稿纸上,字迹颇为工整,写到最后,方格稿纸仿佛已经装不下承载了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重量,梁晓声开始在A4白纸上任文字流淌,最终拿出了一千多页的手写稿。在自媒体时代坚持用笔一笔一画在纸上书写,且站在不变的基层立场在写得值得尊重。

李洱《应物兄》此前就一直有获奖呼声。《应物兄》对知识分子

生存与精神状态的真实刻画与深刻反思,使得它成为一部有争议但却无法忽略的作品。对于个体而言,现实生活究竟是怎样?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恐怕没多少人能真正看穿其真实面目。在《应物兄》中,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真实”与“荒诞”交织纠缠之后所造成的不安甚至不快感。作家有一百种方法能把小说写得优美,但只有一种方法能让读者心灵颤抖,那就是作者也要坦率地曝晒心灵。

李洱掌握了创作的秘密,在故事表面,读者读不到几分批判的痕迹,但藏在小说背后的批判力量却倍数升级。颓唐有时候会爆发一种莫名的力量感,《应物兄》在颓废气质之下,时常有某种带有力量感的气质在游走。茅奖的认可是鼓励更多作家投身于具有批判意义作品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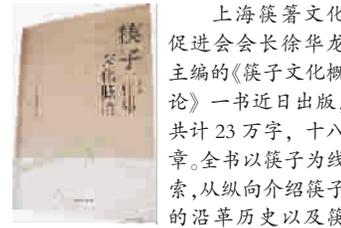
41岁的徐则臣是本届茅奖最年轻的获奖作家,他的获奖作品《北上》以运河为载体,不仅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影响,也尝

试重新发现不同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部既有开阔视野又有野心的作品,可读性与文学性兼具,完成度不错。

徐怀中《牵风记》如作者所言,是一部“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的小说,作者用鲜活、浪漫的语言,来中和题材的严肃与宏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军旅文学的写作风格。

凭借《主角》获奖的陈彦,是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获奖的第四位陕西作家,这部作品表明,“文学陕军”仍然能够从那片瑰丽的土地上汲取营养,常写常新。

从本届茅奖五部作品整体看来,都是站在当下、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描述眼前,获奖作家们都在他们的文字中蕴藏了兼具冷静与激动的内在能量。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能感受到中国作家在努力走出浮躁,走出“碎片化”的影响,想要为读者贡献厚重的、具有记录意义的作品。



上海箸著文化促进会会长徐华龙主编的《筷子文化概论》一书近日出版,共计23万字,十八章。全书以筷子为线索,从纵向介绍筷子的沿革历史以及筷子产业在当下的发展和筷子文化的传承与流变,从横向多角度阐述了筷子与语言、文学、艺术、中医药、武术之间的关系,在地域上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横跨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筷子文化圈”。

“昔人作箸,为以佐炊难。后者藉其意,遂致扶送间。”筷子从新石器时代产生以来,便作为汉族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道德、礼仪等,早已成为汉民族文化以及许多兄弟部族的一种文化象征。《筷子文化概论》便是一部以筷子文化为主题的概括性学术著作。

《筷子文化概论》作为筷子文化研究的创新之作,开创了社会生活专门史研究的新领域,选题独特,同时又打破了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固有模式,融合文学、史学、社会学、民俗学、非遗学、医学等多学科知识,见微知“箸”。

《万物有情》

本书从李汉荣上千篇文章中精选62篇优秀散文,围绕“情”字这一主题:人之有情,让人觉得人间值得;动物有情,可以为友师;植物有情,以滋养天地;器物有情,以怀念岁月;自然有情,以浇灌我们的心灵;历史人文有情,以激荡我们情思。

在阅读中,跳脱开喧嚣而浮躁的生活,回到原始生命的田野,与山川大地、草木生灵共栖息,从自然万物中寻找生命中纯净的带给我们温暖、光明、美好、喜悦的事物和精神力量,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对生命的敬畏,活得更轻盈而丰盛。作者李汉荣是诗人、散文家,其作品长于想象,灵气飞扬,文笔生动活泼,富于诗意和哲思。

《魔术师》

这是于正首部长篇爱情小说,继《延禧攻略》之后,将中国元素进行到底,“逆水行舟”“夜影遁形”“鱼跃龙门”……全方位解构中国魔术。

高冷毒舌的天才魔术师沈牧为了寻找昔日恋人夏天晴,巧妙利用自己超凡的魔术才能及智慧横扫魔术界,结果不但引起行业公愤,更招来百年魔术世家徐家的忌恨。神秘变脸人精心策划,威胁女演员吴辛洁卧底破坏并探查传奇魔术“光影神手”的秘密。几番较量,沈牧皆有惊无险,终于迎来魔术大赛。沈牧欲以惊险魔术“逆水行舟”登顶世界之巅,不料,表演开始时骤见夏天晴,沈牧心神大乱,错失最佳时机,情急之下,当众施展独家秘术“光影神手”成功夺冠。

重逢后的夏天晴,以徐家当家人的身份准备签约沈牧,陌生得完全变了个人,神秘变脸人趁机挑拨离间,引发徐家与沈牧的世纪大战,于是,在徐家的号召下,各路魔术高手齐聚,与沈牧一一展开争斗。

神秘变脸人到底是谁?“光影神手”的秘密又是什么?夏天晴为何性情大变,沈牧又该如何挽回?当眼花缭乱的魔术遇上纠缠难解的爱情,是彼此毁灭,还是互相拯救?

刘骁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简直是横空出世,惊为天人。一篇写宝玉PK西门庆,一篇写妙玉,看完这两篇之后我就把她拉到了我最喜爱的作者名单里。

透过红楼看人生

读《醉里挑灯看红楼》

◎ 黄佟佟

是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刘骁蕾?怎么我竟然会不知道?每一个在写作圈耕耘超过二十年的资深编辑,可能都会有这么一种幻觉,觉得中国三十岁以上有才华的写作者应该都见过,没见过应该也听说过,只有刘骁蕾是个例外。她像一个天外来客,要几经打探你才知道一点消息:山东人,七零后,南大才女,现当代文学博士,一直在一所北京高校教书。

有人说成名要趁早,刘骁蕾刚好是反的。约她在建国饭店见面吃饭,我说,为什么不带一本你的书给我——在我的理解里,写得这么好的人应该早就著作等身了,她笑起来:“我的第一本书正在出版中,一出版即给你寄。”

嗯,就是眼下这本《醉里挑灯看红楼》。成名早,那是作者的幸运,因为享受到荣誉与风光,但成名略晚呢,则益了读者,所谓厚积薄发,大概就专指刘骁蕾这样的作家。她的前几十年都在专心读书,喜欢的书翻来覆去地读,在这本《醉里挑灯看红楼》里,你就看到不少哲人的影子,尼采、海德格尔、木心、汉娜·阿伦特……

在这本书里,刘骁蕾用她的哲学加人性的角度,写活了《红楼梦》里的人,从宝玉,到黛玉,到宝钗,到熙凤,甚至王夫人、袭人乃至小红这样的小配角。比如宝玉是“情僧”,黛玉是文艺女神,宝钗是知识女神。“黛玉是生活美学家,骨灰级文青;而贾政是被规训后的逃避者;尤三姐是红拂,却等不来李靖……



只够它一个人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没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命运。”

读晓蕾的书,会有一种头发发紧的感觉,她出手太狠了,直指核心。老实的王夫人是大观园毁灭的罪魁祸首,但她不自知,因为她的狭隘:“欲望不是罪,狭隘才是。欲望是生命的原力,可承载人,也可淹没人,本身无关善恶。而狭隘的人,她们的世界灰暗而单一,充满道德偏见,不容异己。”

透过《醉里挑灯看红楼》,晓蕾带我们看人世,看人性,但最终又是厚道的,包容的。比如她说袭人俗,但又说:“袭人并不坏。当坏人也需要胆量、技术和高智商。她只是集成了所谓生存智慧的暧昧、复杂和晦暗,活得毫无尊严。”

因为她师承的是曹公对这个世界的生命哲学:“《红楼梦》提供的不是现成的道德,而是辽阔而深邃的人性世界,曹公似乎总在考验我们,考验我们对不同生命的理解和包容。”

八百年前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八百年后晓蕾醉里挑灯看红楼,剑情诗意,都是身为读者的幸运。这一篇篇丰盛的文字,像晓蕾顺手划出的一个深邃璀璨的星空,你可以读出千红一哭的悲凉,更读出对浪漫诗魂的热爱。人生总有虚无苍凉时,不去创造美好的回忆,何以度此漫漫一生?

我还喜欢她写的这段:“木心谈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主角皮克林,一个被埋没的最优秀的青年,却成为备受嘲笑的大失败者。他在驿站等马车,四周无人,颓丧疲倦,一会儿马车来了,人来了,皮克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官风度。他说:我们在世界上,无非要保持这么一点态度。

我们还是怀念那一个有态度的世界:天真骄傲的晴雯;果敢决绝的鸳鸯;一辈子都在走霉运的香菱,却一心要学诗,爱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独而自由的黛玉,写诗,葬花,并爱上宝玉……”

《醉里挑灯看红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6月版)

旧刊,历史的缩影

◎ 韦决



比起旧书来,旧刊更为丰富多彩。以《良友》为例,它是记录我国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历史文献,包括国内外大事、各领风骚的人物、社会动态、科学文化、民族风俗等,图文并茂,且立论公道、不偏不倚。在世界期刊史上,《良友》也占有领先地位,为中国期刊开创了新纪元。

与其说我爱旧刊,不如说我更爱这些办刊的文化前辈。年届百岁高龄的欧阳文彬先生,虽不能说她是耳聪目明,但头脑可清晰哪!谈起1949年前后她编辑《中学生》《新民主妇女》和《翻译》等刊物,如数家珍,许多细枝末节都能回忆出来。丁景唐先生主办《蜜蜂》杂志时只有二十来岁。之后,经他手编辑或领导的刊物多达十余种。每次听他谈编刊的过往,是我最享受的时光。还有办刊高手沈寂先生,我曾在报上开过一个“沈寂与旧刊”的专栏,写他编《春秋》《西点》《巨型》等期刊的细节。他说那时一个办《幸福》月刊,约大个子、酒糟鼻的男性作家林微音写稿,讲好咖啡店里碰头,沈寂口袋里揣着钱,把林稿字数毛估下,就立马一边收起原稿,一边交钱付足了稿费。这一幕听得如同天方夜谭!还有金性尧谈《萧萧》,徐中玉谈《报告》,屠岸谈《人民诗歌》,罗飞谈《未央诗刊》,如此等等,都是第一手的文坛史料哪!

这就是我要写这些旧刊的缘由和精神动力。这也是我这些长短文章的与众不同之处。

当然,这里主要是写我所收藏的旧刊。有的刊物名气大,史料亦重要,但我无缘得手,当然不会去写。有的刊物十分稀有珍贵,如全套的《万象十日谈》《文帖》等,虽有收藏,却没能挖掘出更多史料,只得暂付阙如。有的刊物影响虽小,甚至是不公开出版的内部刊物如《小高炉》《电机文艺》,涉及的人或事有点意思,并留有那个年代特殊的印痕,也就不吝笔

墨,以备一格。希望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有更多的文史含金量,并且是鲜为人知的。不是泛泛而谈,作一般性的介绍,也不是“百度”一下唾手可得。

长短六十篇文章,按刊物创办时间的先后列序。排定目录才悉知,我所谈旧刊,资格最老的竟是出版于百年之前的1917年《银行周报》。因我服务于银行界二十五年之久,也就多予关注,先后写过十余种金融旧刊。这是较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珍贵资料,研究金融文化史必不可少。最后一种刊物是《漫画世界》,由新民晚报社创刊于1985年,距今三十多年时间,虽刊龄不算长,却已纸张泛黄,弥漫历史气息。还因创办主持者是老报人,由一位文字工作者来办漫画刊物,又聘请老漫画家张乐平任主编,此中故事多多,不写一写我觉得对不起主办者,也对不起爱好漫画的读者。

近现代以降,我国已成期刊出版大国,而上海又是各种期刊林立的重镇。仅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就不下数千种,虽然还没有出现类似中国期刊发展史这样的大型工具书,但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期刊对文化的传播作用,对重要期刊如《新青年》《北洋画报》《现代》《良友》《旅行杂志》等,进行全套影印出版,或进行数字化处理,化一为千万,让濒临消亡的旧刊得以妥善保存,并发挥更多的研究和实用功能。

说回到我的旧刊,它是我淘书并写作书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研究现代文学等相关史料的一种重要纸媒。拥有这些旧刊,并不进行整理写作,乃是我六十岁挂甲退食后的一种人生乐趣。

我还是信奉这样的观点:作文,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尊重史实,力求准确。编书,每一书有每一书的特色,让读者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书中文章大多没有结集过。在新媒体时代,纸质刊物已渐行渐远。那份历史的述说,还将持续下去。

(此为“开卷书坊”第八辑之《旧刊长短录》一书自序,文汇出版社,2019年8月)